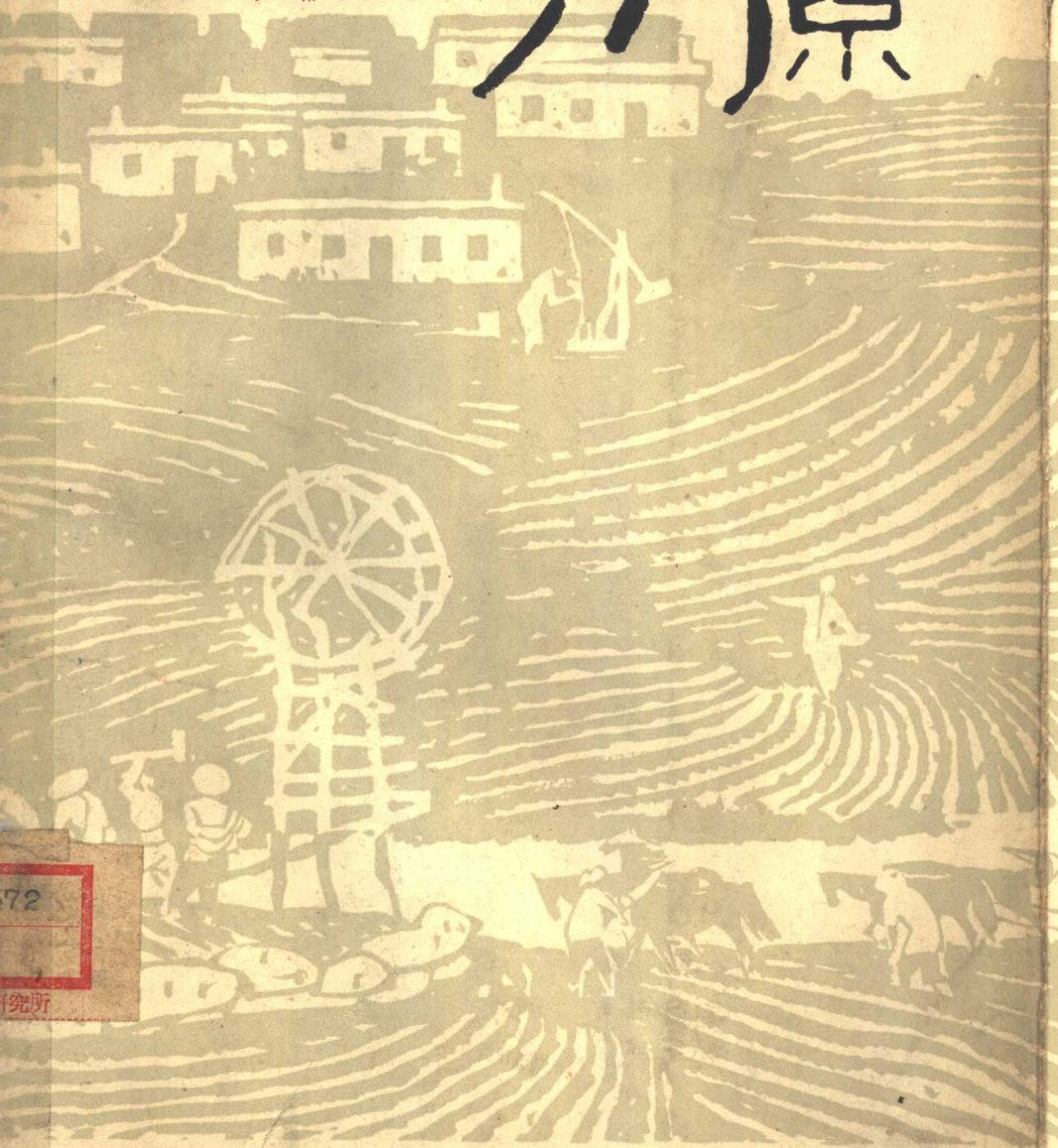


LIYUAN

李滿天 著

力原



72

徐野



李滿天 著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力 原
李 滿 天 著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(天津市哈密道12号) 天津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津出字第008号

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5 3/8 插页 2 字数 105,000

1963年7月第1版 1963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—52,500 (内精装本 2,000)

內 容 說 明

收在集子里的九个短篇，都是描写农村干部的。公社化后，农村中涌现了许多优秀的基层干部，他们不但正确地贯彻党的方针政策，以身作则地领导群众前进，而且还要和农村中的一些习惯势力、不良现象作斗争。作者把人物置于这些矛盾、斗争的漩涡中，从而刻画出了几个优秀干部的鲜明形象。对一些作风上有缺点的干部，作品也提出了善意的批评。

作品尖锐地揭示了生活矛盾，提出了一些引人注目的问题，现实性较强。在民族化、群众化方面，在艺术形式上，也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。

目 录

力 原.....	1
“穆桂英”当干部.....	32
“不务正业的人”.....	53
楊老恒根深叶茂.....	64
一面之緣.....	74
根 貴.....	86
晚 雨.....	103
正副会計.....	118
荷花出水.....	133
后 記.....	167

力 原

全中国农村里有多少个支部书记啊！从年龄和性别上看，中年人和男的居多数，也有年老的和年轻的，也有妇女；就工作经历来说，有的远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或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入了党，有的参加党是在抗日战争的烽火里，有的在熾烈的解放战争中表现得英勇又坚强，也有的是建国以后相继涌现出来；他们中间，有的自小生长在农村，一直待在农村工作，有的从工业或其他工作岗位转来，有的是从部队转业或复员回来的，可能还有其他情况；他们都经过过各种各样的锻炼和考验，对党忠诚，和群众联系密切，贯彻执行党的各项农村政策，成为党在农村基层堡垒中的支柱。

把所有农村支部书记一一做个介绍，我没有那么大的能力，这里只给大家介绍东庄支部书记。

“吕清玉的腿”

东庄支部书记姓吕名清玉，正满四十岁。自小务农，是

个正南巴北的庄稼人。他不但沒有到过外省，連县界也沒出过。抗日战争时期，参加民兵游击組，活动地区就在东庄附近。环境殘酷的时候，游击組化成三两个人，个别时候还不得不单人活动，到外区落脚一夜两夜，可是絕大部分時間总离不开这个地区。后来这一带正式解放，进行了土地改革，他家里分得了四亩多地，加上原有的五几亩薄沙土地，又繼續干庄稼营生。在互助組里，在以后的农业合作社里，都沒有什么出色的事迹引起人們的注意，加上他的左胳膊有殘疾，所以沒有担任什么重要工作。直到一九五八年，他才被选进支部委员会，担任組織委員。前年冬季整風时候，絕大多数党员要选他，不少群众也提意見要他当支部书记，这样就被选成了支部书记。

关于他左胳膊殘疾的事，也得介紹几句。一九四六年春季一个晚上，他們游击組的几个人在离东庄十来里的孙家窑村外，和敌人的两个便衣特务遭遇，常言說仇人相見，分外眼紅，他們恨不得一口吞吃了这两个家伙。根据原来的了解，四周并无敌情，不料情况临时起了变化，三十多个还乡团帶着一股敌人武装，正悄声不响地从北面压过来，想偷襲孙家窑。枪一响，打死了一个特务，另一个扭头撒腿跑，他們紧后追赶，正好落入敌人的包围圈。打了十来分钟，凭着机智勇敢和地形熟悉，全部突圍出来，只有吕清玉的左胳膊挂了彩，在后方我軍医院里足足养了三个月伤。伤好后，左胳膊还存留在他身上，只是伤了筋骨，完全失去了它的正常作用。往后吃飯、穿衣、种地、干活，就全靠他那只粗壯的右胳膊。

一只胳膊做事，到底不及两只胳膊得劲，或許因为这个原因，他就充分發揮他的下肢作用。一个人这一部分机体失灵，就会使另一部分机体发达起来。瞎子眼睛看不见，耳朵却特别灵敏，哪怕你輕足走路，悄声讲话，他都能听得见；聾子耳朵听不见，眼睛却特别敏锐，你说话、打手势，他都能看得出你所表达的意思。

吕清玉没有什么明显的嗜好，一不抽烟，二不喝酒，这会儿人們都爱玩的扑克牌他也从没玩过。早先没有当干部的时候，除去晚上睡觉躺在炕上、开会蹲在地上、吃饭在家待一会儿以外，每天絕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地里干活。当了干部以后，这些情况都没有多大变化，只是多了一样，不使他的两条腿闲着。平常慢說家里难找到他，村里也很少看到他的影子。你打問吧，人們总是不加思索地答复一句：“上地里去找吧！”找到地里，又会听到这么一句话：“前时还在这儿来，这会儿誰知上哪儿了！”当你再找到别的地块上，人們又会告诉你：“剛还在来，可能上五队去了。”紧着跑到五队的地块，你照旧遇不到他的面，只会听到安慰你的一句惋惜的话：“你早来一步就碰上他了！”你就像追韓信一样地追吧，他可迈着他那多毛的滚圆的两条腿，到了这个队又去那个队，去了那个队又上另一个队。你追着他的屁股轉吧。

人們說他喜好走路，他没有表示同意，也没有表示反对。这說法好像也有根据。当了干部，断不了去公社开会，有时候还得上县里开会。东庄离公社所在地有十来里路，离县城三十多里，每逢开会，他来来回回总是借助于他那两只有勁

的腿子。这一带平原地区，差不多的生产大队干部，总有一辆自行车，有“飞鸽”的，有“永久”的，有“白山”的，有新的，有旧的，有的简直就是用各种牌号的零件七凑八凑凑起来的，不管怎么样，总得有一辆。如今这个地区，干部的必需物件中，自行车已经成了重要的一项。你看吧，每逢公社召集生产大队的干部开会，从四面八方，大路上，小道上，一个个大队干部骑坐在自行车上，向公社所在地飞奔而来。只有像吕清玉这样的干部，迈着多毛的滚圆的双腿，甩着粗壮的右胳膊，拔步疾走。步行怎么也比不上骑车子快，为了赶路，常常汗水淋漓的。有的人就对他笑着说：“支书，你怎么不装备一下呢？”吕清玉摸不着头脑地问：“装备个啥？”“来一辆自行车骑嘛，钱留着不会下儿子呀！”吕清玉微微笑一下，哼哼两声，只顾走他的。脑袋里好像连购置一辆自行车的念头也不转一转。

前任支部书记张世昌，不管大会做报告，小会发言，很有两下子，一九五八年大跃进，有个下乡的大学教授替他在大队办公室里装置了个土麦克风，每逢布置生产什么的，他就把嘴凑在土麦克风跟前，通过安置在各队的扩音喇叭，一桩桩、一件件地送到社员耳朵里去。吕清玉和张世昌正反个过儿，尽管他干了什么值得受人称赞的事，在人面前他却说不出口，大会上做报告什么的，更是难于上天。不用说，自从他当了支部书记，人们一次也没有听到从土麦克风里传出什么声音来。社员们只是在田野里看到他大而轻快的脚步，在地头上见到他紫红色的面孔。东庄好事的人就给编了这样

两句言辞：“張世昌的嘴，呂清玉的腿。”

分歧的看法

呂清玉是黑是白，是光是麻，我一直沒有看見過。上面這段概括的介紹是從別人口里聽到的。

一個人有一點什麼特別的地方，免不了要招來各種各樣的議論，有時候議論分歧很大。同一件事，這麼說是對的，那麼說又是錯的；同是一個人，有的人說他很好，有的人說他很不好。呂清玉好跑地塊和不購置自行車的事，雖然算不了什麼重大問題，也成了眾人議論的題材。而且分歧意見還不小。

有人說：他一天跑來跑去，看出他工作上少辦法，沒能力。說這話的人有他的根據，東莊的工作有一個時期總趕不上趟，在公社電話會議上有幾次喊着名字地被批評過。

有人說：他好動腿，卻不是個不好動腦筋的人。說這話的人也有根據：從去冬今春整風整社的結果來看，東莊生產大隊的幹部沒發現什麼大毛病，尤其在執行黨的政策方面找不出什麼差錯，二百天干旱的災荒年，糧食並沒有減產，安排群眾生活也做得不賴。

這樣一來，不光是他的喜好問題，直接跟他的支部書記工作緊連起來了。在公社里，好幾次聽到人們關於這方面的爭論。有人說：他這個支部書記一是一、二是二，寧可挨批評，要他把三說成四，他決不干。有人說：平常你難得從他口里掏出一個意見，可是他一句話出口，能碰倒牆，你噲不

了。有人說他是個實干家，有人說他難纏……等等。公社干部小呂，是清玉的近門侄子，他當然比別人了解他叔父多一些。對他叔父愛跑腿這一點也有點小意見，還幾次勸說過他叔父購置一輛自行車。對有人說他叔父能力小、辦法少這一層也沒表示反對，不過他相信他叔父是忠心對黨、熱愛群眾的人，工作上雖然舉不出什麼明顯的成績，却也找不出什麼大差錯。小呂是個熱情的青年干部，他不怕別人說他偏袒自己的叔父，敢于說出他對自己叔父的看法，還敢于堅持他的意見。這麼一來，就遭到有些人的反對，有一個恨不得在一個早晨就見到樣樣工作滿意的干部，甚至非正式的提出這樣一個意見：東莊支部書記不另換了人，就別想看到東莊的工作會有特別出色的時候。

由于人們對這位支部書記的議論紛紛，使我產生了急于認識他的強烈願望。我的願望終於實現了，有一次因為工作上的需要，要派我到東莊生產大隊去，我急切地帶上黨的介紹信，立刻動身走了。

一個怪人

東莊是個五百多戶人家的大村，左彎右拐地打問了半天，才找到大隊辦公室。我一口氣奔進上房，屋里却空空蕩蕩，半個人影也沒有，靠牆桌上除電話機之外，還有個圓頭長腿的物件，蓋滿灰塵，好像沉睡多年的樣子，這可能就是張世昌的土麥克風。正自猜想，忽聽西耳房里有響動，急忙走向西房，探頭觀看，見一個穿藍褂的青年，袖子挽到半胳膊上，

扶着一個小磁盆，聚精會神地注目觀看小磁盆里被浸濕的泥土；過了一會兒，又雙手端着磁盆搖晃了十幾下，接着拔去磁盆底邊的漏管堵塞，從濕土里滲下的水就滴滴搭搭地漏進另一個小磁盆里。我又好奇又納悶地瞧了十來分鐘，那青年一心捉弄他的，好像根本沒有覺察到有人來到這屋里。我等得不耐煩了，故意擦响腳步，向他身邊走了兩步。從他肩頭微微一抖顫的動作看來，他無論如何已經發覺了，可是他伏在小磁盆上的頭仍然沒有抬起來。我只好開口問：“你这是干什么？”那青年才側轉腦袋，“唔”了一聲說：“沒，沒干什么。”從他面部的側影可以看出，好像什麼秘密被人看破，又不好意思，又不高興。“你不是明明在……打算栽什麼花嗎？”那青年又“唔”了一聲。我又問：“還是試驗什麼作物？”那青年又“唔”了一聲。遇上這麼一個粘粘巴巴的人，我心里真不是滋味。“你到底想干什么？”他才站起來，手往後一撇，說：“看看這些土……”我順他向後撇的手一望，才注意到靠牆當做木架子用的長條板凳上，並排擺着十來個盛土的小磁盆，不禁失聲笑了：“成天跟土坷垃打交道，還沒看够！”那青年瞟了我一眼，很不樂意地說了一句：“我，我沒看够。”我不願在這上面和他糾纏，就換個話題，問他擔任什麼工作，他說擔任會計工作。我心里話：“無怪乎，准是常不下地勞動的！”就用批評的口吻說：“當會計有會計的業務，再說也應該下地去勞動，你倒有閑工夫鼓搗這個！”那青年又瞟我一眼：“這也是支部書記給我的工作任務。”“你們的支部書記在哪儿？”“這我可說不上他上哪兒了。”我又想笑，又想生氣，只好轉身出來。

一面想：“这可真是什麼蔓結什麼瓜，沒見到支部書記，先看
到這麼一個怪人，想來支部書記八成也是這麼怪氣！”

又一個怪人

走出大隊辦公室院子，見人就打問支部書記的去向。有人說上了三隊的牲口圈；到了三隊牲口圈，說上了六隊菜地；到了六隊菜地，又說可能去十隊檢查棉花籽；找到十隊一個院子里，有十幾個婦女正揀棉花籽，沒見支部書記來過，向她們打問，誰也說不上他上哪兒去了。我心里不由火燒火燎起來：“呂清玉的腿，果然是個好跑腿的支部書記！”我真有些喪氣，跑的又够累的了，很想先回大隊辦公室去休息一下，可是一想到那個青年會計，又打消了這念頭，反而激起了一股越是見不着，越是急于要見到的心情。就逢人問訊，見人打聽。最後有人說見他在村東護駕梁打坯。我不歇氣地跑到村東護駕梁，果然看見有兩個人在打坯，一個是三十左右的高個子，濃眉大眼，虎腰熊背，正提著石錘打坯；另一人是個精瘦老头，穿一身不合體的青布衣裳，供土兼搬坯。從年齡猜度，高個子年紀輕，精瘦老头又年長，都不像我心目中的支部書記。不過那精瘦老头的胳膊動作似乎有點不大靈便，莫非他就是支部書記？我不及細看，就冒叫了一聲，那人却連頭也沒有抬。我只當他沒聽見，走前兩步，又提高聲音叫一聲“支部書記”，那人這才仰起頭，橫掃我一眼，一聲沒吭，又低下頭去忙活他的。我心里正發毛，高個子哈哈笑起來：“燒香找錯門兒啦！”“支部書記不是在這裡打坯嗎？”“支部書

記在这里打坯是不假。剛才四隊有個社員家庭鬧矛盾，找他走了。”“這些事兒他也管？”“管，他什麼事兒也管。”我嘆了口氣：“再找到四隊，說不定他又去五隊了！”高個子望我笑了笑，沒說話。

我疲倦地坐在地坎上，問他們打坯什麼用場，高個子說打坯整炕。我見坯打的不少，有新打的，有先打的，先打的已經晒干了，就問多少人家沒有炕，高個子說：“光我們二隊就有七、八戶。”“怎麼那麼多沒炕的？”“前兩年搞積肥，拆了些炕，也有社員自己拆了的，生產忙，總沒顧上盤整，像我老位爺家裏的一盤炕，還是前年四、五月間拆的，快兩年了還沒盤上。”他說的老位，正是那個精瘦老头。我接着問高個子叫什麼，經他自我介紹，知道他叫趙會才，是二隊的隊長。

這會才倒是有一句說一句地談了些，最稀罕的是老位，從始至終，他一句也沒哼，而且緊繃着臉，眉頭挽個大疙瘩，好像有誰得罪了他，生着悶氣似的。我心里好生納悶，把他和年輕的會計聯想起來，又和支部書記聯想起來，莫非支部書記的這種性格，對於別的人們也有什麼傳染性不成！

會才見我悶悶不樂，就說：“別發愁，我幫你找住處，再慢慢找支部書記。”這時，已經日落西山，會才給我找了住處。吃過飯，我又去找支部書記，結果還是沒有找到。只好回住處，和房東說了幾句話，不覺困勁上來，就睡了。開頭却睡不着，有些現象和疑問總在腦子里飄來閃去的。後來才迷迷糊糊地睡過去。第二天一睜眼，已經到了吃早飯的時候了。

怪人不怪

吃过飯，赶忙去找呂清玉。今天我必得死盯着他，免得他出了村上地，像別人介紹的那樣，像我昨天亲身經歷的那樣，又得在村四周遼闊的田野里团团轉地“追韓信”了。大出我的意料，他並沒有出村，也沒有去村東護駕梁打坯，也沒有上各隊去轉，却坐在大隊辦公室的大圈椅里，和會計聊天拉話。

“你上次去保定，向老孫他們不是要了藥來了嗎？”

“要是來了，可是有兩種藥使沒啦。”

“那沒事了嗎！”

“不妨事，這兩種藥好弄，昨天上午我到城里去，都找買來了。”

“那好！該好好施展你的技術啦！”

青年會計羞答答地低下腦袋，嘴唇顫動了几下，才低聲說：“我努力辦！”

我听着不摸頭腦，就問清玉：“怎麼，你們的會計還兼管看病使藥呀！”

清玉嘻嘻笑着說：“他是兼管看病使藥，可是不是給人們看病使藥。”

“那是給牲口了？”

“也不是。”

“你那葫蘆里到底賣的什麼藥呀？”我越發糊塗了。

清玉輕輕一笑，瞟了瞟會計，又瞅定我，滿帶興趣地說：

“你别笑话！我们这会计初中毕业以后，立志回乡参加农业生产，如今还成了专家哩，是土壤专家。去年支援三秋，上边派下来不少干部，我们这里来了农业大学的几个农业专家，除了帮我们做好三秋工作，还测看我们这里的土性。我们这个会计，你别看他年幼，他可是个有心人，专家们怎样做，他都是寸步不离地紧守在旁边看，看来看去，看得入了门。三秋过去，专家们调回去了，测土壤的事儿可还没有做完。还好，专家们走了，我们这小土专家却扎下根了。……”

清玉不歇气地说了这么多，他对青年会计的亲昵神情和口吻，胜于父亲对待儿子。我一边听，一边拿眼睛瞅会计。青年会计羞答答地像个大闺女，从他那眉目神态上，找不出有什么值得引人注目的地方，可是我完全改变了昨天对他的印象，在他的胸腔里，我好像看见跳动着一颗平凡的却又非比寻常的心。我心头激动，走前几步，握住他的双手，祝贺他成功。

清玉像信赖他的亲人似的说：“他会成功的！”又转向会计说：“你……根据国家计划，各生产队完全有权安排他们自己的种植计划，不过安排得适当不适当，咱们总得清楚，不适当的话，咱们得向他们提出建议，可这提建议也不是随随便便的事呀，……这你一定会懂得的！”

青年会计点了点头，目光坚定，毫无畏惧地说：“我一定努力！”

清玉笑嘻嘻地说：“好！到你的实验室去‘努力’吧！我到各队去看看。”

我急忙跟定清玉，他健步如飞，一只胳膊甩得那么有劲。一走就走进一个大院子里，叫着一个队长的名字问：“你们的计划定下来了没有？”

“定下来了。”

“社员讨论过了吗？”

“讨论过了。全同意啦。”

“把你们的计划再念叨一下！”

那位队长就一五一十地报告，哪些地种玉米，哪几块地种棉花，哪些地种高粱、黑豆，哪几片地栽山药，还有肥料各施多少，用工各多少……等等。清玉眼睛望着远处，纹丝不动地用心听着。听完了，似乎很满意，口里却只说了“行啦”两个字。转身要走，他又问：“种籽都准备好了？”

“准备好了。”

“棉籽拣好了？”

“拣好了。”

“浸种呢？”

“到时候一定做！”

“还有什么困难吗？”

“一点困难也没有啦。”

清玉非常满意，可是他露声色，一句话也没说地迈步走了。我看见那个队长把舌头向外一伸，在他身后做了个怪相。

随后我跟着清玉去找别的队长或记工员，他不用打问，好像预先知道他们在什么地方，一找就找着了。见面以后，